

暖紅

座

東

初

西

廂

記



彙刻傳刻西廂記增錄第一種

曉虹題

錄經二卷

工部軒春



重編會真
雜錄二卷

江寧傳春



重編會真雜錄卷上

西廂附錄十三種之一

南山村農劉世珩輯

子之泗

侍校

女之清

文類

記

會真記

唐元稹

唐貞元中有張生者性溫茂美丰

一作風大容一作幻本作豐儀

內秉堅孤非禮不可入或朋從遊宴擾雜其閒他人

或皆一作洵洵拳拳若將不及張生容順而已終不能

亂以是年二十二一作三未嘗近女色知者詰之謝而

言曰登徒子非好色者是有淫行耳

太平廣記無耳字

余真

好色者而適不我值何以言之大凡物之尤者未嘗
不留連於心是知其非忘情者也詰者一作識之無

幾何張生遊於蒲蒲之東十餘里有僧舍曰普救寺
張生寓焉適有崔氏孀婦將歸長安路出於蒲亦止
茲寺崔氏婦鄭女也張出於鄭緒其親乃異派之從
母是歲渾瑊薨於蒲有中一作武人丁文雅不善於軍

軍人因喪而擾大掠蒲人崔氏之家財產甚厚多奴

僕旅寓惶駭不知所託先是張與蒲人之黨友善請

吏護之遂不及於難十餘日廉使杜確將天子命以

統

一作總

戎節令於軍軍繇是戢鄭厚張之德甚因飭

饌以命張中堂坐

一作宴

之復謂張曰姨之孤嫠未亡

提攜幼稚不幸屬師徒大潰實不保其身弱子幼女

猶君之生也豈可比常恩哉今俾以仁兄禮奉見冀

所以報恩也命其子曰歡郎可十餘歲容甚溫美次

命女曰鶯鶯

一本無日出拜爾兄爾兄活爾久之辭鶯鶯三字

疾鄭怒曰張兄活爾之命不然爾且虜矣能復遠嫌

乎久之一本作又久之乃至常服睭容不加新飾鬟垂黛接

一作垂雙臉斷一作銷紅而已顏色豔異光輝動人

鬟接黛張驚爲之禮因坐鄭旁以鄭之抑而見也凝睇怨絕

若不勝其體者問其年紀鄭曰今天子甲子歲之七

月於貞元庚辰生十七年一作年矣張生稍以辭導

之不對終席而罷張自是惑之願致其情無繇得也

崔之婢曰紅娘生私爲之禮者數四乘閒遂道其衷

婢果驚沮潰一作然然而犇張生悔之翼日婢復至張

生乃羞而謝之不復云所求矣婢因謂張曰郎之言

所不敢言亦不敢泄然而崔之族姻君所詳也何不

因其德

一作媒

而求娶焉張曰余始自孩提性不苟合

或時紉綺閒居曾莫留盼

一作盼

不謂當年終有所蔽

昨日一席閒幾不自持數日來行忘止食忘飽

一作飯

恐不能逾旦暮若因媒氏而娶納采問名則三數月

閒索我於枯魚之肆矣爾其謂我何婢曰崔之貞順

自保雖所尊不可以非語犯之下人之謀固難入矣

然而善屬文往往沈吟章句怨慕者久之君試爲喻

情詩以亂之不然則無繇也張大喜立綴春詞二首

以授

一作投

之是夕紅娘復至持采箋以授張曰崔所

命也題其篇曰明月三五夜其詞曰待月西廂下迎

風戶半開拂牆花影動疑是玉人來張亦微喻其旨

是夕歲二月旬有四日矣崔之東牆有杏花一樹攀

援可踰旣望之夕張因梯其樹而踰焉達

一作逮

於西

廂則戶半開矣紅娘寢於牀生因驚之紅娘駭曰郎

何以至張因給之曰崔氏之箋召我矣爾爲我告之

無幾紅娘復來連曰至矣至矣張生且喜且駭謂必

獲濟及崔

一作平

至則端服儼

一作嚴

容大數張曰兄之

恩活我之家厚矣是以慈母以弱子幼女見託奈何
因不令之婢致淫泆之詞始以護人之亂爲義而終
掠亂以求之是以亂易亂其去幾何誠欲寢其詞則
保人之奸不義明之於母則背人之惠不祥將寄於
婢妾又懼不得發其真誠是用託短章願自陳啟猶
懼兄之見難是用鄙靡之一作其詞以求其必至非禮
之動能不愧心特願以禮自持毋及於亂言畢翻然
而逝張自失者久之復踰而出於是絕望數夕張生
臨軒獨一作病寢忽有人覺之驚歛一作駭而起則見太

廣記無
見字

紅娘歛衾攜枕而至撫張曰至矣至矣睡何

爲哉遂設衾枕

一作並
枕同衾

而去張生拭目危坐久之猶

疑夢寐然修謹以俟俄而紅娘捧崔氏而至至則嬌

羞融冶力不能運肢體曩時端莊

一作嚴

不復同矣是

夕旬有八日也斜月晶熒幽輝半牀張生飄飄然且

疑神仙之徒不謂從人閒至矣有頃寺鐘鳴天將曉

紅娘促去崔氏嬌啼宛轉紅娘又捧之而去終夕無

一言張生辨色而興自疑曰豈其夢耶及明曙

六幻
本作

靚妝在臂香在衣淚光熒熒然猶瑩於裯席而已是

後又十餘日杳不知張生賦會真詩三十韻復未畢
而紅娘適至因授之以貽崔氏自是復容之朝隱而
出莫隱而入同安於曩所謂西廂者幾一月矣張生
常詰鄭氏之情則曰知一作我不可奈何矣因欲就成

之無何張生將之長安先以情諭之崔氏宛無難辭
然而愁怨之容動人矣將行之再夕不復可見而張
生遂西不數月復遊於蒲舍於崔氏者又累月崔氏
甚工刀劊善屬文求索再三終不可見張生往往自
以文挑之亦不甚觀

太平廣覽
記作觀

一作酬答

大略

凡一作

崔之

出人者勢

一作藝

必窮極而貌若不知言則敏辯而寡

於酬對待張之意甚厚然未嘗以詞繼之時愁豔幽

邃恆若不識喜愠之容亦罕形見異時獨夜操琴愁

弄悽惻張竊聽之求之則終不復鼓矣以是愈惑之

張生俄以文調及期又當西去當去之夕不復自言

其情愁歎於崔氏之側崔已陰知將訣

一作別

矣恭貌

怡聲徐謂張曰始亂之終棄之固其宜矣愚不敢慢

必也君亂之君終之君之惠也則沒身之誓其有終

矣又何必深憾

一作恨或作深感

於此行然而君既不擇無

以奉寧君嘗謂我善鼓琴嚮時羞顏所不能及今且
往矣既君此誠因命拂琴鼓霓裳羽衣序不數聲哀
音怨亂不復知其是曲也左右皆歔歔崔亦遽止之

投琴

一本下有
擁面二字

泣下流連

六幻本
作連

趨歸鄭所遂不復

至明日而張行明年文戰不勝遂止於京因貽書於

崔以廣其意崔氏緘報之詞粗載於此日

一作
云

捧覽

來問撫愛過深兒女之情悲喜交集兼惠花勝一合

口脂五寸致耀首膏脣之飾雖荷殊恩誰復爲容觀

物增懷但積悲歎耳伏承使

一作
便

於京中就業進修

之道固在便安但恨僻陋之人永以遐棄命也如此
知復何言自去秋以來嘗忽忽如有所失於誼譁之
下或勉爲笑語閒宵自處無不淚零乃至夢寐之間
亦多敘感咽幽一作離六幻本之思綢繆繾綣暫若
尋常幽會未終驚魂又一作已斷雖半衾如暖而思之
甚遙一昨拜辭倏逾舊歲長安行樂之地觸緒牽情
何幸不忘幽微眷念無斁鄙薄之志無以奉酬至於
終始之盟則固不忒一作左鄙昔中表相因或同宴處
婢僕見誘遂致私誠兒女之情不能自固君子有援

琴之挑鄙人無投梭之拒及薦枕席太平廣記作寢席義盛

意深愚幼一作細之心一作情永謂終託豈其既見君

子而不能定情致有自獻之羞不復明侍巾櫛沒身

永恨含歎何言儻仁人用心俯遂幽劣一作眇雖死之

日猶生之年如或達士略情捨小從大以先配為醜

行謂要盟之可欺太平廣記作以要盟為可欺則當骨化形銷丹

誠不泯因風委露猶託清塵存沒之情言盡於此臨

紙嗚咽情不能申千萬珍重珍重千萬玉環一枚是

兒嬰年所弄寄充君子下體之佩玉取其堅潔一作潤

不渝環取其終始不絕兼致綵絲一絢文竹茶碾子
一救此數物不足見珍意者欲君子如玉之貞俾志
如環不解淚痕在竹愁緒縈絲因物達誠永以爲好
耳心邇身遐拜會無期幽憤所鍾千里神合千萬珍
重春風多厲強飯爲佳慎言自保無以鄙爲深念張
生發其書於所知繇是時人多聞一作知之所善楊巨

源好屬詞因爲賦崔娘詩一絕云清潤潘郎玉不如
中庭蕙草雪消初風流才子多春思腸斷蕭娘一紙
書河南元稹亦續生會真詩三十韻曰微月透簾櫳